

甲骨文祭祀卜辞语言研究

郑继娥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资助
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博士专项科研项目基金资助

甲骨文祭祀卜辞语言研究

郑继娥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骨文祭祀卜辞语言研究/ 郑继娥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5

ISBN 978-7-80659-933-4

I. 甲… II. 郑… III. 甲骨文—语法—研究 IV. K87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6846 号

甲骨文祭祀卜辞语言研究

郑继娥 著

-
- | | |
|------|--|
| 责任编辑 | 谢艺波 |
| 封面设计 | 金 阳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
| 网 址 | www.bsbook.com |
| 发 行 |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版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140mm |
| 印 张 | 9.125 |
| 字 数 | 21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80659-933-4 |
| 定 价 | 17.00 元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自 1899 年学界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史学的新篇章，甲骨文研究，涉及到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经过学者的努力，这些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而对甲骨文本身的研究，则形成了汉语古文字学的一大分支学科——甲骨学。

甲骨学的研究，学者用力较多的主要在文字的考释、分期断代研究等方面，并取得了相当卓著的成绩，但把甲骨文作为语料来进行语言学研究，则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郑继娥博士对数量上占三分之一的祭祀动词进行专门的研究，这在语言学研究领域是第一篇。

文中对甲骨文中的祭祀动词，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首先，在理论方法上，作者尽量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来进行研究。如在语法分析上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即句法、语义和语用

三平面相结合的理论，对祭祀动词作出细致分类；甲骨文的断代分期采用了两系说，而非传统的五期分法；利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最近几年语法学及甲骨学研究的新成果，对祭祀动词的一些语言现象作出了合理解释，等等。

作者对祭祀动词的定义，即确认动词的身份和数量上，提出了明确的四个标准：1. 词的聚合位置；2. 词作句中主要谓语的句法功能；3. 系联原则；4. 辞例数量不能是孤例。这四个标准不但易于把握，而且比较客观。作者运用这些基本方法，来考察词在卜辞中的位置和功能，从内容和数量上进行综合把握，以确定其性质，其得出的动词数量应该是可信的。

书中对祭祀动词的语言面貌进行了细致描写和分析。

首先，对祭祀动词的语言分类采用语法形式和语义相结合等标准，细致地分出甲乙丙丁四类词并指出了各自的特点。如甲类能带原因宾语。乙类能直接带姓名（如牛、牢等）作受事宾语。丙类如“祭”不带原因宾语，其所表示的行为也不直接作用于牲品。丁类如“龠、幼”等是根据系联原则找出来的，不带宾语，能出现于“王宾”结构中。

其次，对祭祀动词和其前后出现的名词短语和介词短语作了语法上的详细分析，特别是对祭祀动词后名词短语作宾语的情况作出了非常细致的分类描写和讨论。对于介词短语在动词前作状语、在动词后作补语的现象作了研究，并对多重状语和动词后成分的排列次序也作了分析。

除了语法形式上的分析之外，作者还根据语义学理论，对动词与其前后的名词短语及介词短语作了归类，从而从宏观上总结出了祭祀动词语言表示同一语义所选用形式的多样性和位置的灵

活性。如表示祭祀行为的对象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介词短语，既可以出现在动词前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面。还对句式上程式化的复杂句式，特别是王宾句式作了细致的归类分析。

书中本着客观而实际的态度，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如祭祀动词为何只有“禘、御、酒、宁、告”5个可以在后面带3个非时间名词作三宾语？为什么“侑”、“酒”在多动词谓语句中出现得如此频繁？为什么在“王宾”卜辞周祭五种动词中，“乡”出现次数最多？在能跟别的祭祀动词共现上，为什么会出现以“乡、祭、壹”排列的不同次序，又为什么“翌”不能跟其他动词连用等等，这些问题，既有语言上的，文字学上的，也有历史学上的，都是今后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总之，郑继娥博士的这本专著，从语言学的角度推进了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系统研究殷墟祭祀动词的学术著作。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在相关的的学术研究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其成果也会得到学者的认同。

彭裕商

2006年10月 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1)
1.2 与祭祀相关的甲骨卜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7)
1.3 语言学角度研究祭祀动词的不足及新课题的提出 ·····	(15)
1.4 研究的理论依据 ·····	(17)
1.5 研究的方法和范围 ·····	(23)
1.6 本文规划 ·····	(24)
1.7 凡例 ·····	(25)
第二章 祭祀动词的概况·····	(28)
2.1 祭祀动词的定义及判断标准 ·····	(28)
2.2 祭祀动词的数量 ·····	(36)
2.3 祭祀动词分类的回顾 ·····	(37)
2.4 本文的分类 ·····	(40)
2.5 小结 ·····	(48)

第三章 单个祭祀动词和宾语	(50)
3.1 单宾结构	(51)
3.2 双宾结构	(69)
3.3 三宾结构	(82)
3.4 祭祀动词谓语和宾语的位置	(85)
3.5 小结	(86)
第四章 单个祭祀动词及其主语、状语和补语	(93)
4.1 祭祀动词谓语和主语、状语及补语的研究概况	(93)
4.2 祭祀动词谓语和主语的关系	(94)
4.3 祭祀动词谓语和状语的关系	(97)
4.4 祭祀动词谓语和补语的关系	(109)
4.5 宾语和补语的相对位置	(123)
4.6 补语与状语的讨论	(126)
4.7 小结	(127)
第五章 多个祭祀动词谓语句	(132)
5.1 多动词谓语形式	(132)
5.2 多动词谓语之间的语义结构	(142)
5.3 复杂多谓语句式	(145)
5.4 复句举例	(149)
5.5 小结	(151)
第六章 几种特殊的句式及其动词	(152)
6.1 王宾卜辞的句式	(152)
6.2 卜旬卜辞中附祭甲名先王的句式	(179)
6.3 祭上甲及多后的合祭卜辞句式	(183)

6.4 小结	(184)
第七章 祭祀卜辞中的语义结构	(186)
7.1 祭祀卜辞中的动词	(188)
7.2 祭祀卜辞中的原因	(191)
7.3 祭祀卜辞中的对象	(194)
7.4 祭祀卜辞中的牲品	(197)
7.5 祭祀卜辞中的时间	(212)
7.6 祭祀卜辞中的空间	(218)
7.7 祭祀卜辞中的施事	(224)
7.8 从“御”看祭祀动词的对象、原因、牲品、祭 者论元的关系	(224)
7.9 小结	(229)
第八章 结论	(233)
8.1 甲骨文祭祀动词结构的研究	(233)
8.2 本文的观点	(234)
8.3 存在的问题	(235)
8.4 今后的研究	(236)
主要参考文献	(238)
附录一：祭祀动词与字形对照表	(248)
附录二：甲骨文中的“帝”	(249)
附录三：甲骨文中动宾结构类型及其语义关系	(264)
后 记	(282)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现存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是殷商晚期历史的记载，也是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可追溯的最早源头。文字是语言的记载符号，甲骨文主要记录的是商代晚期祭祀占卜的情况。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三年》）。祭祀是商代人不可缺少的活动。由于资料的短缺，祭祀礼仪很难复原。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现有的祭祀卜辞语言，了解当时祭祀用语的情况。那么从何入手呢？

我们知道，名词和动词是构成句子的最基本的词类，而动词及其句型的研究又是“语言研究中的第一号重要问题”^①。在甲骨卜辞中，名词的数量虽然是第一，但其中大多数是人名、地名，有很多还无法解释其真正的音义。动词的数量居第二位，使

^① 吕淑湘：1985年厦门“句型和动词学术会”开幕词，载《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用频率相当高，而且是充当谓语的主要角色。它前面和后面都可加名词性短语和介词短语，而这些短语构成谓语动词的主语、状语、宾语和补语。主语和谓语相对而言，动词一般是谓语的“中心”；在谓语和宾语之间，动词起着决定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和重心。卜辞中，祭祀动词占全部动词的三分之一。要想研究祭祀用语，从祭祀动词入手是最好的途径。因此本文选取甲骨卜辞动词中的祭祀动词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其语法的全面研究，揭示其语法结构特点，进而分析祭祀动词表示的行为跟其他成分的语义关系，以此来探讨祭祀卜辞中各个成分的表现形式和相对位置。从动词的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两方面进行研究，可以为研究殷商祭祀语言的面貌，进一步探讨殷商祭祀制度和宗教思想奠定深厚基础。

具体说来，以祭祀动词为研究对象，有下面几方面的意义：

(1) 研究甲骨文祭祀动词所体现的语言面貌，对于古汉语语法的深化和延展具有重要意义。“甲骨文也是中国古代汉语的祖型，汉语文法所内括的文理、文势及句法、语法乃至修辞诸规律之生成，在甲骨文中已开端倪，欲研究汉语文法史的初始，探索其语法的早期特点和追溯汉语历史的发展演变状况，舍第一手最早的语言材料甲骨文则难得其真。”^① 甲骨学研究者们都十分重视祭祀动词的研究，这是由于祭祀动词数量大，几乎占甲骨文动词的三分之一。但大多数人是从考释的角度来订正字形字义，如果结合文献研究商代历史，一般只是举例性地用到一些相关的祭祀卜辞。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探讨甲骨卜辞中的祭

^①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第 266 页。

祀动词的文章，目前还没看到。由于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汉语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汉语书面语言的源头，全面细致地考察它们的语言面貌，对研究探讨先秦汉语祭祀动词，祭祀用语的演变都有价值，特别是对于古汉语语法史的发展更有意义。

比如祭祀动词后面可以有两个或三个表示非时间的名词，从语法功能上我们称之为两个宾语或三个宾语。双宾语现象在其他古文字材料以及传世文献中并不少见，可是祭祀动词谓语与双宾语、三宾语的语义结构却与普通动词不同，并不是一般的给予某人某物，不只是动作行为和对象、支配和被支配关系，而是祭祀行为和原因、对象和所用工具的关系，即因为某事向某祖先用什么牲品祭祀。例如“其告秋 上甲 三牛 (28206)”中动词“告”与其后的三个宾语“秋”、“上甲”和“三牛”的意思就是因收成之事向上甲用两头牛告祭。能带三宾语的祭祀动词并非普遍，而只有 5 个。我们可以确定的规律是：一般能带 3 个宾语的动词必定能带双宾语，能带双宾语的必定能带单宾语，反之，则不成立。

(2) 研究甲骨文祭祀动词，可深入考察其语言内部结构，利于研究殷商后期 273 年历史中祭祀语言的发展演变。语言都在发展变化，而演变的原因一方面与其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有关。研究商代祭祀动词的结构，不但可以全面揭示商代祭祀语言面貌，还可以从一定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例如祭祀动词的数量和所用的牺牲种类，在甲骨文早期的师组、宾组和历组要比晚期的黄组出现的数量和牺牲的种类都要多。在出组和黄组，尤其是在黄组中，祭祀语言趋向于规则化、定型化，出现了周而复始地按一定时间和周期祭祀的周祭卜辞。

这说明到了晚期，商代的人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形成了一定的规律，而不像早期有事即卜。即使是同属黄组的周祭五动词“翌、祭、𩇑、𩇑、𩇑”，其用法也不同。如“𩇑”数量最多，𩇑最少。在与其他动词的连用中，𩇑的能力最强，有“𩇑柰、𩇑龠、𩇑龠柰、𩇑裸、𩇑酒”等；其次是祭，有“祭柰、祭𩇑，𩇑祭”几种；𩇑只有“𩇑柰”4例，而“翌”却无一例与他词连用例。而且“𩇑、𩇑、翌”多用“𩇑日、𩇑日/夕、翌日”的形式。这种情况表明“𩇑”在祭祀时一般不可缺少。

再如祭祀动词后接牺牲物品名词的：

(1.1) a. 甲申卜即贞：羌甲岁一牛 (22861)

b. 贞：祖辛岁𩇑？ (22991)

上两例中，牛、𩇑分别是祭祀时常用的一种动物牺牲和一种香酒，同一个动词与这些祭祀牺牲和物品搭配，其语法关系是否一样呢。通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例(1.1a)中的“岁”，一般认定是一种杀牲的方法，所以跟“牛”的关系是支配关系。例(1.1b)中的“岁”，意思则不同，应该是用香酒进行祭祀，跟“𩇑”的关系是动作和工具的关系。所以分析祭祀动词和名词的语法关系，我们不但要看其所处位置，还得结合语义分析，才能得到客观而正确的答案。

(3) 研究甲骨文祭祀动词，可为以后研究西周金文、春秋战国文字等中的祭祀语言奠定基础。殷墟甲骨祭祀卜辞是研究先秦汉语乃至以后汉语发展的源头，理应给予首要关注。以此为始，再与其他古文字材料中的祭祀语言比较，就可以整理出先秦汉语中祭祀语言发展的轨迹和演变规律。如果再与传世文献中的祭祀动词相比较，还可以看出社会对语言的作用，从而探讨出祭祀动

词词义演变、消亡的规律，为汉语史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资料。

如“御”在甲骨文中是表示禳灾去邪的祭祀，从数量上看，要比其他动词的使用频率高，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人们对大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摄于自然界的力量（如大雨等）、人体的病因，常常寄托于自己的祖先，希望祖先神能帮助免除这些灾害。

从语言形式来看，“御”的祭祀对象可以是死去的祖先和兄弟，形式上为“于”字词组或名词，如“勿御于父辛（775反）”、“御母小牢（21805）”等。但在金文中，只有后面加“于”引出对象的用法，如“铸彝，用作大御于厥祖妣父母多神”（三代 13.46.1）。“御”后所带的宾语种类，在甲骨文中为三种，表对象、表原因和表工具，后两种例如“御祸南庚（721）”、“母庚御彘（22240）”，但在西周铭文中已看不出“御”祭的原因，更无后面带牺牲品作工具的，却有“作御”连用。如此看来，即使在时间不是相距很远的西周，祭祀动词“御”的用法也是不尽相同的，商代甲骨文中其用法更具体，更丰富。

（4）以祭祀卜辞研究为基础，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商代的祭祀制度、宗教思想。任何语言都是思想的载体，只有先弄清楚商代人的语言，才可以真正了解当时的祭祀主旨和宗教思想。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宗教祭祀是经过数代口耳相传，难免掺杂了后人的思想。而殷墟祭祀卜辞是出土文献，是商人当时的记录，且历经三千多年深埋于土，未被后人篡改过，其材料的真实性、宝贵性是毋庸置疑的。以商人的资料研究商人的思想，相信可以查漏补缺，印正文献。如“殷人尚白”的思想，古文献有之，从甲骨文卜辞中，正好也发现其对“白牛、白羊、白豕、白彘、白豚”等

体毛为白色的动物的使用。这就证明商代人确实对白色有所偏爱，从而可以印证文献记载的正确性。

再如“帝”和“禘”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有细微的差别。胡厚宣先生曾指出：“卜辞通例，除极个别例外之外，一般上帝的帝作𠩺，禘祭的帝作𠩺。”^①前者是名词，后者为动词。通过分析“帝”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帝”是一个表意字，其初形是花蒂的初文。而甲骨文“禘”字则是一个从口（表示圜丘）、帝省声（表示上帝）的形声字^②。“禘”的祭祀对象在卜辞中为四方神、先公和自然神，目的为求雨、求好收成。但在西周中期前的金文材料中，“禘”只祭祀世代较近的祖先，一般是先父；与东周礼书中宗庙合祭之“禘”不同^③。从甲骨卜辞来看，“帝”作为神，主要统辖的也只是与下雨、收成、降旱等有关自然权能和外族入侵，终结某个城镇的战事权能^④。这跟河、岳等自然神，跟商王的祖先神并未形成统属关系，所以当时人的心目中帝还不是一个至上神。总之，甲骨文中的“帝”远不能与西方人心中的上帝来相比，禘祭也不同于传世文献中的“合祭”。

①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

② 郑继娥：《甲骨文中的“帝”》，《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76—181页。

③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0—76页。

④ 朱凤瀚：《商人诸神之权能与其类型》，载《尽心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与祭祀相关的甲骨卜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甲骨学的研究涉及到多种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不管从事哪门学科的研究,都要涉及到祭祀。由于祭祀是古代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甲骨卜辞所记录的又多是占卜祭祀的情况,所以自从甲骨文问世以来,商代的祭祀制度和礼仪作为一个重点,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进行探讨研究。下面就围绕祭祀来回顾一下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1.2.1 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是研究古代历史最基本的学科,没有它就没有地下材料的科学发掘与出土;没有新材料的发现,也就没有据此进行科学研究、翻开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研究的新篇章。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材料,经过1928—1937年间15次科学发掘,以及后来的多次挖掘,获得十几万片带字的甲骨,并发掘了多个商代祭祀坑。如在1934—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东区发现的祭祀坑、1950年的武官村大墓以及1975年殷王陵东区的大量祭祀坑的发掘、70年代发现的后岗祭祀坑等等,这些发掘获得了人牲、人殉、牺牲以及物品的发现,是我们研究商代祭祀制度第一手珍贵的资料。这些祭祀坑中不同种类牺牲的发现,印证了殷墟卜辞中祭祀祖先时大量用人、用牲的记载。因此商代考古学的成果是我们研究商代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的根本依据之一。

1928年以来的殷墟科学发掘,为甲骨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就是董作宾把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

域,从而使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有了重大突破^①。李学勤进而利用考古学方法提出“两系说”取代传统的分期断代法。这些都为我们深入研究甲骨文祭祀动词的不同用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2.2 历史学研究

把甲骨文作为史料研究商代的社会和历史,20世纪初的王国维、罗振玉是最早的人。王国维提出“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②,从董作宾、胡厚宣等学者一直到现在的研究者们都采用这样的方法。

(1) 从五祀到周祭

40年代董作宾先生就开始研究祭祀的祀谱,1945年《殷历谱》的发表,是甲骨学上的一大里程碑,第一次对卜辞中从上甲到帝辛有规则的祭祀进行了详尽研究,并排出了第二期和第五期中五种祭祀(乡、翌、祭、沔、劓)的祀谱^③。

1953年,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④对卜人、先公先王的称谓以及祭祀礼谱的研究与董先生不谋而合。1956年,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⑤这本集甲骨学大成的著作,在“先公旧臣”、“先王先妣”、“宗教”等章节中对祭祀作了相关的研究,用了“周祭”这一术语,并创立了“某组”卜辞的分法。1968年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⑥、1987年常玉芝的

①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74页。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

③ 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三,1945年。

④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温天河、李寿林译,台湾鼎文书局出版1975年。以下凡涉及岛邦男先生之所论,若未加说明,均出自此书。

⑤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⑥ 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68年。